

「古早」飛行軼事有感

· 毓斌 ·

本刊近月連載歐陽漪荃教官〈我的軍旅生涯〉一文，七月號敘述官校習飛軼事，古早飛行學長坦述訓練親歷，筆者忝為古早飛行員之列，文中情節有若身受，引來甘苦與俱的共鳴，猶如湧泉，不吐饞塞，非有唱和，難舒老懷。

文中首提嵌頂營區，那是空軍預備學校第五學生中隊，專門安置空軍各校受訓中輟青年，絕大多數來自空軍官校飛行訓練進度落後和體檢不及格學長。壯志受挫，情緒低落，虧得空軍援人於溺，暫時安置在嵌頂，棲居沉澱，養氣蓄能，慎擇人生方向，再度出發。基於情理，中隊部職官亦不宜以嚴格的紀律，管理其生活作息，因而在嵌頂成立第五中隊，不致影響到大鵬營區其他入伍訓練的管教。

空軍官校位在虎尾的初級飛行訓練，使用PT-17雙翼教練機，是二戰初期美國Stearman公司產品，後被波音公司併購，因之亦稱為「史梯曼」教練機，一共生產了一萬零六百二十六架，供應美國及其盟國，作為初級飛行訓練。特點是安全性高，操控靈

巧平穩，機體為鋁合金結構，機身表皮為特製蒙布，一具R-670-5發動機僅有兩百二十四匹馬力，和現下家庭用中型汽車馬力相仿，稱為「古早」飛機，名實相符。

「打地轉」是飛行學生的惡夢，原因是落地時修正側風不當所致。PT-17由於操縱性能好，打地轉鮮有聞，一旦發生，幾乎是「停訓」的同義詞。歐陽教官所經歷的，實在已經超過地轉，屬人安機損的飛安事件。幸而劉好忠教官慧眼灼見，確信歐陽教官的飛行潛力，挺身力保，為空軍留儲了一顆耀亮的來日之星，其後果然以超優的飛行技術，以F-84擊落優勢MiG-17成為舉世敬服的英雄。

不意歐陽教官災星未退，在高級飛行訓練完成後，教官錦上添花的美意，竟成了畫蛇添足的敗筆，在加派飛行中，又造成一次典型地轉。

AT-6GAR-1340發動機有六百匹馬力，落地時速度快、衝力大，一旦地轉，爆輪胎，起落架受損乃至折斷，是最常見的結果。幸而歐陽教官再次有貴人救助，陳宗誠教官惜才護犢

，認為是額外加飛，非屬訓練課目，歐陽教官順利畢業，其後，果能以神奇戰技證明其超優的飛行能力。

AT-6是非常成功的訓練機種（亦有少數國家作為戰鬥機使用），是美國北美公司North American製造，共生產了一萬五千一百零九架，廣受使用者的歡迎。若說缺點，其發生地轉的比率稍頻、名聲較殺，成為初學飛行的魔頭星。筆者在官校受訓時，寢室、飯廳、教室和飛行線講解室牆壁，隨處可見一幅幅有關操縱AT-6的醒目警言，印象深刻，事去七十年，筆者仍能一字不差，默記背誦。寫的是：

AT-6像風扇，遇到側風最會轉；

老少飛行員，不能太小看；

慢加油門快蹬舵，二眼向前看；

實在地轉沒法改，快把電門關。

言簡意賅，足見AT-6容易地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PT-17和AT-6都是後三點機種，小小的尾輪又沒有後輪鎖，落地後必須十分小心保持直線滑行。此外，後三點飛機，無論是PT-17、AT-6或當時一流的驅逐機P-47或P-51，主輪、尾輪高度差很多，在地面，機身上仰角度大，加以發動機都安裝在機首，飛行員在座位上，正前的視線完全被機首擋住，因

之在滑行時，必須要以滑行道中線為準，以「S」形不停小角度改變滑行方向，察看滑行路線上確無障礙物。航空工業日新月異，前三點飛機全面汰除後三點飛機，飛行員視線可以一覽在目，鼻輪正確操縱滑行方向，打地轉和「S」形滑行，只成了古早飛行員懷舊的名詞，對現代飛行俊彥來說，更是「羲皇上人」（意指伏羲氏之前的人）時代的怪談了。

歐陽教官文中，提到官校使用的雙引擎「一二」轟炸教練機，有個頗不悅耳的諺名，被稱為「鐵棺材」。筆者就是由「一二」完成飛行訓練。當時亦耳聞有此不吉稱號，但不知「一二」的具體劣績。在轟炸組開訓不久，筆者不幸竟目睹始末，親歷了一生所見唯一的飛行失事慘劇，更不幸的是就發生在本飛行組。

教官張盛燕，同學張凌宇、刑仲楚，在練習單發動機重飛時，墜毀在機場北界農地。三人在失事後四小時內，先後往生。筆者自急救、送醫院、宣告不治、火化、告別式，全程參與。因其發生得太突然，又如此近身，因之對於生命的消存，產生一連串疑惑。這不但是習飛過程，亦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記憶。

空軍訓練飛行員，一向秉持嚴格

的淘汰制度，旨在確保飛行員的素質優良、政策正確；但在執行過程中，似宜謹慎，免得有遺珠之憾。若非如劉好忠、陳宗誠兩位佛心教官，歐陽教官亦難逃被一紙進度落後，送發紅單，斷毀了飛行壯志。

後語

〈我的軍旅生涯〉望文知義，重點在敘述歐陽教官軍中勳績，實則歐陽教官在參與「中正國際機場（今桃園機場）」的貢獻，較之空戰殲敵的傑出表現，亦不遑多讓。

民國六十一年，民航局長毛瀛初老前輩協調空軍，以備役上校，借調歐陽教官至民航局服務，任航站副主任，襄助董孝誼主任，籌建中正國際機場。民國六十三年動工，民國六十七年完工。此其間歐陽教官奔忙於鋼筋沙石之間，穿梭在特種施工器械之隙，稱得上宿風沐雨、披星戴月。國家十大建設中，重中之重的國際水準機場巍然竣成，歐陽教官勞功兼巨。

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歐陽教官以九十耄壽，告別塵世，巨星殞落，扼惜禱念，筆者贊曰：

赫赫戰勳，不炫其功；
巍巍巨建，不矜其能。
糾糾英雄，穆穆君子；
歐陽教官，茲人之儔。

一二與我

· 天龔 ·

話說，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，我初中一年級寒假末，因皮龍（我）皮得不像話，爸媽必須持續「鎮壓」。這天，老爸帶我至飛機修護棚廠，他一面修飛機亦可「監控」我，我坐在靠近像城門一樣的棚廠大門口地上，翻閱《水滸傳》，突然一擡頭，瞥見好大一個黑色土字形大鳥，毫無聲音地在跑道中段蹭了一下，只見輪子冒了一點白煙，從我眼前由右向左飛過，然後無聲無影地消失在左視界。我以為它飛走了，過了一會兒，棚廠正後方消防車大聲鳴叫，而後越來越小聲，直到聽不見。彼時，我竟未把「黑貓過」與「紅車鳴」聯想在一起，直到爸爸下班前，才由爸爸和同事們窩在工具房的低聲悸語中得知，一架C-1偵察機迫降失敗，飄出跑道，一頭杵進正在演布袋戲的村莊，爆炸燃燒，飛官殉職。

龐大的黑色十字架，剛剛從我眼前飛掠而過，前半段那一幕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亦深深震撼了我，當日全基地下達命令「禁談（含眷村）」，那架C-1殉職的飛官名叫「吳載熙」。